

陳學士文集

四



陳學士文集

(四)

陳儀著

陳學士文集卷九

論

河圖陰陽老少進退饒乏論館課

河出圖。陰陽呈數。天地之道。聖人之權。行乎其間。奇之陽也。耦之陰也。兩行而互宅。陽稊於一。啟於三。以七而盛。以九而窮。而陰卽生乎其盛。乘乎其窮。是陽再進。而陰已在其內矣。陰伏於二。壯於四。以六而老。以八而極。而陽卽生乎其老。乘乎其極。是陰再進。而陽已在其內矣。陰在內者。陽之退也。陽在內者。陰之退也。然皆及陰陽之盛時。是以進爲退也。陽左行乎陰之中。至南始得其位。而出陰之外。陰右行乎陽之中。至北始得其位。而出陽之外。陽窮於九。而一生於陰位。陰窮於八。而二生於陽位。如環無端。此天地之道。所以無間也。一生而六成之。二生而七成之。三生而八成之。四生而九成之。生於內。成於外。如物有偶。此天地之道。所以並行也。然奇者命之曰陽。耦者命之曰陰。於奇之中。而命一與九爲老。三與七爲少。於耦之中。而命四與六爲老。二與八爲少。則皆聖人命之也。聖人以爲有陽不能無陰。而陰之數倍於陽。欲使陽常處饒。陰常處乏。故陽三進而始窮。陰再進而已老。使老陰退處無用之地。而八之少陰。同三之少陽。合而得配。此扶抑之微權。所以作易以持世道人心之大機也。

學顏子之所學論館課

效性而動謂之學。學不至於復其性之本然。是猶未學而已矣。聖門弟子七十人。獨薦顏淵爲好學。由之勇。賜之知。求之藝。皆世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聖人未嘗以好學與之。豈其所學者。各得其質之所近。而於其性之本然者。猶未復歟。周子言顏子之學。旣稱其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因爲學者決學之趨。曰。學顏子之所學。斯誠有契於聖人之指矣。聖人欲人學以復其性。必先化其質之所偏。故勇如由。智如賜。藝如求。雖稱之各當其能。而多致其裁抑之詞。恐後之學者。不惟性之復。而惟才之務。雖學之終身。卒與道無與。卽以三子之賢。得聖人爲之依歸。而性與天道之閒。猶戛戛乎難之。況後世去聖人浸遠。各以其意之所安。爲學之所嚮。縱有英達絕人之姿。而其所成就者有限。自孟子而後。漢唐諸儒。極其能事。不過事功才氣之末。而性命之旨。無聞焉。周子出而探聖學之真源。闡絕學之要指。太極之說。昭然揭性體以示人。而通書之作。廣其義而博其趣。故言學斷以顏子爲法。夫顏子之學。復其性之本然而已矣。性之體則中也。其發則和也。學者不知涵養其未發之中。則睹聞之先。已有偏倚。感物而發。過差失節。喜怒哀樂。乘於私意而不自知。雖欲不遷不貳而不可得。其於仁也遠矣。如是而言學。雖終身學。吾不知其所學者何事也。中庸言君子戒慎恐懼。雖不睹聞。猶不敢忽。斯非涵養其未發之中歟。所謂依於仁。而怒與過已澄其源矣。慎獨於隱微。推之應物之際。無少差謬。何至違仁於顯。有所謂怒而遷。過而貳者。此卽顏子之學。授之夫子。而子思傳之。孟子繼之。周子尋墜緒於千載而發明之者歟。學者可以知所用矣。

昔聖人遠而禮樂之說不明。後儒率以爲太平之彌文。治定功成而後制作之。以示崇增美。故曰。禮樂非百年不興。吾獨不知百年之前。其所以成功定治者。出於何道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苟求其本。然後知其爲天爲性。爲道爲教。爲聖人所得已而作。而非故爲是繁委飾治之具而已。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旨哉。可謂知本矣。天生人而命之性。故有物必有則。其端視聽言動。其倫君臣父子。其感而發也。喜怒哀樂。莫不有其當然而不可易。自然而不容已者。當然者。理也。自然者。和也。聖人因其當然而禮以生。因其自然而樂以成。今夫孩提之童。喜而笑。怒而啼。持以手。行以足。愛知親。敬知兄。教之拜起坐立。則居然拜起坐立。此何嘗知有禮樂哉。聖人曰。其體則禮之體也。其情則樂之情也。秩之而節文。詳焉。宣之而聲容備焉。密其數則進退俛仰。大其施則朝廟邦國。精其說則天地鬼神。庸其事則飲食男女。禮經之而樂緯之。禮別之而樂通之。使人各安其當然而不可易。各得其自然而不容已。無一事一時而非理與和。則無一事一時而無禮與樂。以之治心而心平。以之爲政而化洽。施之天下國家。無所往而不當。此二帝三王所以脩己治人之善物也。自周之衰。爲禮樂之說者。切切於文物聲明器數之末。而忘其本。及秦壞王制。並其末而亡之。漢人不知以禮樂致太平。而謂禮樂爲太平之極軌。卑論儕俗。而不敢議復。嗟乎。豈知其爲理與和哉。苟知其爲理。則天下不可一日無理。知其爲和。則天下不可一日不和。孜孜講求。惟日不足。何待百年乎。惜乎其未聞周子之說也。

樂本乎政論館課

樂也者。生乎聲也。聲也者。生乎氣也。氣也者。生乎心也。心之所感。氣至斯作。而物來應之。其樂心感者。其聲。聲以緩。其哀。心感者。其聲焦。以殺。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然則人心其樂之本乎。而濂溪周子。以爲樂本乎政。蓋嘗求其說矣。人各有心。而哀樂不能以自主也。政實爲之。今有比閭而處者。其家富以完。御其人者。寬以逸。則臧獲僮客。皆于其容。喁喁其聲已。而視其鄰之人。呻呼愁嘆之勿絕也。則畜之者。蹙而御之者。迫也。以家例之。國亦宜然。以國例之。天下亦宜然。昔季子札觀魯樂。論十五國之風。貞淫儉奢。皆若入其俗。行其野。親接其士女。無他。以其政考之。而知其當然也。強國之政。夸其人心。驚以辟。故其聲囂。弱國之政。煩其人心。懼以思。故其聲促。亂國之政。慢其人心。惰以淫。故其聲靡。治國之政。簡其人心。靜以舒。故其聲平。然則政之應在心。心之應在氣。氣之應在聲。樂也者。政之聲也。則政也者。樂之本也。今有御琴者。調絃撫節。操先聖之遺音。雍容雅奏矣。而忽有觸於其目。而動乎其心者。則手與器之間。劃然變之。而況乎朝廷之上。刑賞之大。操人心哀樂之原乎哉。是故咸池之奏。軒轅之治譜也。簫韶之音。虞氏之風謠也。立乎千古之下。而聞其聲。想其風俗之美。恍然陟其庭。見其君若臣之相與委裘正笏。意識色授。而舉而措之也者。此子貢所以等百王。而莫之能違也。周子可謂知樂之本矣。

一故神兩故化論館課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可謂之兩乎。陰陽可謂之一乎。一無體。有體則不能神。兩無方。有方則不能化。不神不化。不可以爲道。善言道者。見一於兩。見兩於一。忘乎兩與一。斯遇夫神與化。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斯

言得之。其所謂一。合兩而一之也。非有所爲一也。有所爲一。則一而已矣。一何以神。其所謂兩。分一而兩之也。非有所爲兩也。有所爲兩。則兩而已矣。兩何以化。張子之意。蓋謂兩之神。神於兩之能。一之化。化於一之能。兩陰陽相體而不測。不測則神矣。陰陽相待而不物。不物則化矣。是故一藏於兩。一不可名。神藏於一。神不可見。張子於兩之非兩者而見一焉。言之所以窮神也。兩生於一。兩不可殄。化生於兩。化不可窮。張子於一之非一者而見兩焉。言之所以達化也。天地萬物。皆待化以成體。而化本於神。神本於一。一者所以立命也。天地萬物。皆待神以成始。而神乘乎化。化乘乎兩。兩者所以正性也。若張子可謂得性命之情者矣。

湛一氣之本論館課

人生於氣。而役於氣。若馳若驟。而莫之能止。凡有所爲。無非氣者。無非氣矣。我安在耶。天載我以形。而生我以氣。生我者適以役我。則氣之性也甚矣。氣之生。豈端使然哉。請尋其本。張子曰。湛一氣之本也。試申之。今夫水激而爲湍。揚而爲波。沸而爲濤。洄而爲洑。當其衝擊奔怒。不能自止。雖水亦不知其所以然。然而水之本。未始爾也。涵之在泉。澄之在淵。湛然一水而已矣。非有爲湍爲波爲濤爲洑者之設乎。其內也。唯氣亦然。人生而靜。其有氣也。如未始有氣也。如未始有氣者。氣之湛也。其未始有氣也。其止有氣也。其止有氣者。氣之一也。湛則虛。湛則明。湛則靈。合虛與明與靈。而畢含於靜。故湛若一。則純。一則專。一則寧。合純與專與寧。而總極於冲。故一若。惟其然也。故可以載維皇之衷。故可以受萬物之備。故君子持之。

以戒慎恐懼。以養其未發之中。故聖人主靜。立人極焉。由是而帥於志。充於體。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浩然塞於天地之間者。皆是物也。流行而不可禦。充周而不可窮。而所謂湛一者。一如其本然而已矣。世之人昧於攻取之欲。以爲氣之固然。而甘爲之役。是猶撓水而濁之。激水而怒之。搏水而躍之。及其奔逆橫流。則以爲固然無足怪。是豈水之本也哉。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論館課

不偏之謂中。無窮之謂大。定大之體。中無不周。盡中之域。大無不適。二者異名。而不可相無也。而求中者。必先之大。張子所謂極其大而後中可求者。請得而申其說。今天天之體。若此其無窮也。可謂大之殷也。而測天者。定天之中。必合周天而計之。無不適均焉。夫中非有處。無不適均之處。卽其處也。譬之射。期於命中。中地蓋無幾耳。然必見其所不欲射。而後得其所欲射。然則中也者。羣不中者之中云爾。聖人見道之無窮。而名之曰大。聖人見大之無窮。而定之曰中。中卽大之中也。大卽中之大也。無大則亦無中焉矣。今之學者。以所見爲大。以所大求中。是猶坐井觀天。以天體爲盡。於是而因以所盡者之中爲中。是豈得爲中也乎。然且語而不舍者。非其所謂中者不中。而其所謂大者不大也。非不大也。大不極。則大非其大也。有方則不大。有方之大。則大不極。見隅則不大。見隅之大。則大不極。極之爲言。大而不自知其爲大者。也不自知其大者。化乎大者也。化乎大而後大無方。無方者。絜其方而中出焉。化乎大而後大無隅。無隅者。周其隅而中見焉。得中則大在我。從心之矩。錯綜之而不窮也。付物之則。曲成之而各當也。斯聖者之

性與天合而豈巧力之所得與哉。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論館課

天下之物有息生於有間有間生於貳有外生於有內有內生於私聖人之心不貳不私□以無間成無息之久以無內成無外之大橫渠張子曰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聖人之所以肖天地□□□□□□矣一者不貳之謂也兼者不私之謂也今夫人之爲言也固有渾言之不如析言之之著也析言之不如約言之之精也渾言之曰久析久而得無息有息固不能久矣析無息而得無間有間固不能無息矣張子曰一一則不貳不貳則無間無間則無息無息者久之至也舉不貳而無間且息者約之於一而其意已曉然若曰聖人無所謂久也是一之純焉者而已矣渾言之曰大析大而得無外有外固不能大矣析無外而得無內有內固不能無外矣張子曰兼兼則不私不私則無內無內則無外無外者大之殷也舉不私而無內與外者約之於兼而其意已恍然若曰聖人無所爲大也是兼之富焉者而已矣一無體兼無量聖人之無所有者不可名名之曰一聖人之無所不有者不可名名之曰兼惟其無所有故能無所不有一之所以兼不一也惟其無所不有故能無所不一之所以兼於一也乾易坤簡聖人肖之張子於是乎知聖

大易不言有無論館課

天地恢恢其道一也萬物芸芸其性一也四時齊齊其運一也鬼神洋洋其德一也大哉易乎闡天地體

萬物推四時之變。顯鬼神之情狀。而爲言。言其一也。其言不一。正所以言其一也。或言理。或言氣。或言數。或專言之。或兼言之。以不一言其至一而已矣。理與氣一。氣與數一。數與理一。本末精粗。幽明隱顯。皆通爲一。學者知通爲一。則有無之說不生。有無之義不立。且夫天地鬼神。四時百物。孰隱孰顯。孰幽孰明。孰本孰末。孰粗孰精。將以有象有形者爲有。無方無體者爲無乎哉。則是有天地而無鬼神。有萬物而無四時。其不可行明矣。若以爲有生於無。則是有之先。先有一無。先有一無。無亦成有。若以爲凡諸所有。總謂之無。有既不成。無亦不立。聖人知隱微之一體。幽明之一致。本末精粗之一貫也。故作易以闡其化而窮其神。而何至言有無。以自破壞其說哉。太虛者。氣之體也。其理謂之神。又謂之性。無形無感。不可謂無。客形客感。不可謂有也。太和者。氣之用也。其理謂之化。又謂之命。散殊而可象。不可謂有。清通而不可象。不可謂無也。且夫易何所生。易生於卦。卦生於畫。畫生於一。一變而無恆。動而不居。是以相錯而八相累。而六十有四。凡易之所有。皆自一生。而所謂一者。天地鬼神。四時百物之蘊。無不備焉。而不可名。故名之曰易。既謂之易矣。且得爲有乎。既已謂之易矣。且得爲無乎。有無不足以言易。故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此橫渠之見易知道。而非往而不返。物而不化者之所敢望也。學者當合太和參兩諸篇讀之。則易之理。思過半矣。

剛柔地道法之效也 論館課

積氣之謂天。積質之謂地。峙爲山。疊爲石。結爲鹵。兀爲墳。腴爲壤。汙爲塗。皆質也。集萬質而爲地。析地而

爲山爲石爲鹵爲墳爲壤爲塗。然則地無質乎哉。地以萬質爲質。是無質也。地無質而有道。其道若何。曰。剛柔而已矣。張子大易篇言一物兩體。而曰。剛柔地道。法之效也。試論之道也者。地之所以爲地也。非質之謂也。所以質之謂也。法者。道之迹也。效者。法之徵也。有道則有法。有法則有效。效者。效其法而已矣。法者。法其道而已矣。其道剛。則道所造之迹亦剛。法所徵之效亦剛。剛之必不可爲柔。若有畫之而一者矣。其道柔。則道所造之迹亦柔。法所徵之效亦柔。柔之必不可爲剛。若有律之而齊者矣。故曰。法也。山爲剛。亦有柔。壤爲柔。亦有剛。剛柔錯出而不可離。亦並行而不相悖。於其不可離者。觀法之經。於其不相悖者。觀法之緯。經則疏而主通。緯則密而多理。經緯合。而地之爲地成矣。於是有無質之地。立於萬質之先。而後有有質之地。持乎萬質之下。故曰。道也。道者。太極而已矣。太極一物而兩體。曰。乾曰。坤。乾在天爲陽。在人爲仁。而在地則爲剛。坤在天爲陰。在人爲義。而在地則爲柔。故三才莫不兩。而兩莫不一。張子深於易。故言必逢其原。豈若異學之析地爲塵。視地爲塊者之泥迹而遺乎道哉。

太虛者氣之體論館課

聖賢之於道。真見其然。而莫能質言也。於是多方以形容之。子思子所謂未發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張子所謂太虛。言雖各殊。義實相發。皆真見道之所以然。而形容之無不盡。使學者因其言。而想見其所以然。得言而象可忘也。得意而言亦可忘也。乾稱篇曰。太虛者。氣之體。請得而申論之。太虛之爲言。未始有氣之謂也。亦未始無氣之謂也。使其有氣。何以謂之虛。使其無氣。又何必謂之虛。既已虛矣。且得有氣乎。既

已謂之虛矣。且得無氣乎。不可以爲有。不可以爲無。有無之所不能分者。有無之所不能倪也。不得已而謂之太虛。子思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曰中。周子言動生陽靜生陰之本體。而曰太極。皆其不得已之詞焉耳。中亦極也。極亦虛也。虛亦中也。未發謂之中。未發非虛乎。太極本無極。無極非虛乎。張子眞見夫氣之體。而無以言之。不得已而謂之太虛。若曰。人之所見爲氣者。氣也。而非氣之體也。氣之體。太虛而已矣。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聲臭俱泯。而聞見之無所加也。思爲俱絕。而擬議之無所容也。故曰太虛。知氣之體之爲太虛。則凡氤縕布濩。浮沈升降。往來屈伸。萬有不齊之變。皆可以太虛視之。曰其體本爾也。皆可以太虛忘之。曰其體不爾也。而世之人。方自囿於氣之中。執其有而不化。或思超乎氣之外。淪於無而不返也。不亦惑乎。故君子守中而體極。所謂太虛者在我。而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矣。

陳學士文集卷十

傳 事略

洪尼雅喀傳

洪尼雅喀、噶哈里人也。與弟薩蘇喀等。並以材武。爲鄉里豪傑所推。太祖初起時。扈倫諸國。爭爲雄長。而烏喇尤橫。東西略人爲兵。洪尼雅喀爲所虜。中途棄妻子。亡走噶哈里。攜父母諸弟及部族四十人來歸。太祖嘉之。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天命三年。從征明。力戰有功。晉秩爲三等阿達哈哈番。從太宗攻錦州。未下。奮勇登其城。毀堞。隕而傷足。弟某馳救。免。追兵至。弟鬪死。乃進洪尼雅喀秩爲二等阿達哈哈番。任工部尙書罷。起爲戶部侍郎。順治三年卒。年六十五。四年。太祖配天禮成。加恩舊臣。晉秩爲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襲罔替。子伍拉禪襲。伍拉禪沈毅有膽略。初授護軍參領。守副都統。已爲眞。終刑部侍郎。王師之擊流寇於潼關也。伍拉禪以右翼從。營甫立。賊衆來犯。擊卻之。又敗其步兵潼關外。以前鋒擺牙喇設伏扼賊衝。擊其騎兵破之。復連破其步兵二營。賊無固志。遂遁。伍拉禪臨陣安閒。敵迫輒領纛深入。爲諸軍先。故所向有功。取平湖。擊敗湖上敵船。獲船十一艘。從端重親王取杭州。擊敗馬士英。方國安兵於郭外。從將軍譚泰征江西。攻南昌。賊五犯陣。以右翼兵連卻之。軍還爲後拒。卻敵者二。渠帥金聲桓。王得仁以步騎七萬薄我。疾鬪大破之。聲桓死。江西平。取兗州。擊敗僞總兵朱翊銑兵千五百人土山上。定郡一縣二。

由一等阿達哈哈番。加一拖沙喇哈哈番。七年。天下大定。上皇太后尊號。禮成。覃恩進秩爲三等阿思罕尼哈番。九年。皇帝大婚。禮成。上皇太后尊號。覃恩晉秩爲二等阿思罕尼哈番。世襲罔替。以副都統奉命勦趙北口淀賊趙鳳岡等。擊之良店。出杜爾巴牛彖於圍中。斬鳳岡等五人。殲其黨千餘人。獲船百餘艘。分遣哈齊哈巴圖魯吳班等。擊三臺村賊渠田東樓。楊牌子。擒之。斬五百餘人。獲船十一艘。以副都統領右翼協取舟山。僞總制陳六御。僞英毅伯阮思。渠帥張洪德。以三萬人。船二百餘艘。列陣海上。迎戰。擊敗之。獲僞總兵陳大任所乘舟。及兵船二十五艘。紅衣法貢礮百六十位。遂復舟山。定其民。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並前職爲一等阿思罕尼哈番。世襲罔替。康熙六年卒。初爲刑部侍郎。知英王藏刀事。不以聞。削一拖沙喇哈哈番。餘如故。子胡拉禪襲。有罪免。朱馬喇襲。朱馬喇者。洪尼雅喀少子也。洪尼雅喀三子。襲父職者二人。中子朱拉禪。自以戰功。授阿達哈哈番。任副都統兼佐領。而伍拉禪之子伍舒。亦以戰功。授一拖沙喇哈哈番。任獲軍參領。朱拉禪之子四格。亦爲副都統。朱馬喇卒。子朱成格襲。

薩蘇喀。洪尼雅喀之弟。與之同歸太祖者也。累官至副都統。禮部尙書兼議政大臣。初從太祖取廣甯。擊沙嶺兵。當先陷陣。敵人圍之數重。都爾根馬蹶仆地。敵騎二人。揮刀交下。薩蘇喀大呼斬一人。衝一人墮馬。遂援出之。敵莫敢逼。軍中自是服其勇也。從太宗伐明。爲捉生將。獲甲士十人。從取大淩河。壕塹旣合。城中兵鼓譟出突圍。拒壕力戰卻之。獲馬一匹。已而復出突。殊死戰。復奮擊大敗之。伯蓀戰沒。薩里剛取其骸陣中。薩蘇喀射敵護出之。略前屯衛。擊敗甯遠兵。獲馬二十二匹。略大同。以三十騎偵左衛。未至城。

十里敵兵三百人駐隊直前搏之敗走追至城下所擊殺數十百人獲馬二十四捕鹵一人敵兵從城上觀者皆惴恐莫敢出戰取額哲額附於邊外也擊圖爾格所敗兵右翼莫肯窮追薩蘇喀獨追殺之擠入壕塹死者無算授一拖沙喇哈番初圍錦州取蘇班岱家屬於杏山繫敵騎兵敗之守木魯河錦州兵兩犯陣擊卻之克錦州外城內兵出戰連卻之圍杏山敗經略洪承疇兵於郭外杏山援兵乘夜薄鑲黃旗守地往援奮擊大破之擊敗甯遠突圍兵於郭外世祖順治元年明亡王師入討賊從擊流寇於山海關陷陣中礮歿贈三等阿達哈哈番子阿蘇喀襲覃恩晉秩爲二等阿達哈哈番卒無子弟繆其納襲任江甯將軍卒子桑格襲任本旗佐領

贊曰自古帝王代興一時佐命立功之士率皆天挺豪傑識略不世出之人洪尼雅喀兄弟間關亡命捐妻子糾義衆獨歸眞主當是時王迹肇造勢不過一成一旅耳而攀附恐後奮勇不顧身豈不眞知去就大丈夫哉伍拉禪累立功伐丕振前烈可謂世篤厥忠者矣慶流子孫多以功名顯爲將軍列校至十餘人豈不盛哉

薩布素傳

將軍薩公布素者姓傅茶氏自其曾祖哈木都祖哈爾蘇始以約克通鄂城長歸太祖而其先故噶哈里約克通鄂城人也始祖充舜以勇力聞能手格猛獸而好義愛人遠近慕之嘗獨獵深山中獲介麋焉遇扎喇爾五人欲奪之舜曰孰能手曳此去者卽贈之五人互曳莫能動舜挽其角曳行踰三重壑五人者

大驚相語。此必傅茶氏所謂充舜者也。由是名益著。歸附日衆。乃爲之分田授室。人給牛種。而立之約束。於是所居城邑。遂世爲約克通鄂城長。及哈木都以所部來歸。乃徙居長白山之東。尋遷盛京。至公父隨哈納。始授職冠百軍。領一旗。駐防甯古塔。撫綏老幼。矜恤鰥寡。不留餘貲。蓋好義愛人。其家法然也。閱兵使者滿河以狀聞。上褒異之。公爲人沈勇。好兵略。尤喜觀山川形勢。嘗曰。兵因地爲形。猶弈因枰布勢。用兵不知地。是弈棋不識枰也。以故阨塞險阻。道里遠近。多所延訪。無不究悉。順治九年。初仕爲甯古塔將軍筆帖式。康熙元年。改驍騎校。三年。以驍騎校擊鄂羅斯於黑喇蘇密。有功。署防禦。七年。論功遷佐領。九年。將軍奉詔徙吳蘇禮烏喇之瓜爾察部族。遣協領布朗阿護其行。驍騎校昂吳等拒命。殺我兵三人。射傷布朗阿。公請往。力戰敗之。追獲甚衆。俘其子女。昂吳僅以身免。吳蘇禮烏喇人擒送斬之。十二年。論功遷協領。十三年。聖祖仁皇帝遣內大臣覺羅吳墨訥等祭長白山。命公偕往。至諾因河。彌望千巖萬壑。莫識長白山所在。公素聞朝鮮長老言。長白山在會甯府西北四百里。而會甯在諾因河東南七百里。意長白必在此間。因請爲諸公先。遂率二十人渡河。行數十里。登高峰。東南望樹間。鬱鬱若白雲。伐樹視之。則山也。曰。是矣。乃招諸公。行六日。至其下。積雪爲膚。高二百餘里。上有大池。徑數十里。實維三江之源。祭既畢。有麋鹿七。自峰而隕。時同祭者僅七人。若以爲犒云。吳墨訥等咸驚此山之靈異。而又服公之博識也。十五年。徙東地新滿洲於寧古塔。王欽部人不願徙。謀潛遁。公知其東有間道。走徼外。乃白將軍巴海。以兵蹙其東。道絕。遂聽徙。王欽部徙者凡二百餘戶。尋有納喇庫等八十餘人。攜挈道亡。公遣兵追擒之。

斬數人以徇。衆皆股慄。自是無敢亡者。凡徙至寧古塔各部族共二千餘戶。將軍巴海移駐吉林烏喇。以公留守拊安之。築室均田。皆手爲經畫。俾各適所願。新至如歸焉。已而黑金之驍騎校顏奇喀者得罪。以十五戶遁。公追擒之。送京師。十六年。諾羅西喇心等處新滿洲三百戶以徙至。公拊安之如前。十七年。將軍巴海赴京師。以公攝其軍事。十八年。晉副都統。二十一年。上命前鋒統領朗坦等。覘鄂羅斯之雅克薩城。詔公與俱。鄂羅斯者。北方大國也。其地延袤數千里。包蒙古四十九部外。東接界黑龍江。侵偪素倫鄂倫春諸部落。而雅克薩城其要害。□□□形勢。遂與朗坦等至其城下。指畫言可圖狀。附朗坦以聞。二十二年。大兵遂發。公別以舟師。由黑龍江沂流而上。抵特爾德尼城。遇鄂羅斯舟八艘。見我師而遁。公追及之。宣上德意。降七十餘人。送京師。上知公可大任。乃擢授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統兵駐阿蘇里。經略鄂羅斯之事。悉以委焉。阿蘇里者。進取雅克薩城之要路。而鄂倫春部中遮之。爲之咽喉。雖內附我。而畏鄂羅斯之偪。尙陰與之通。公欲進兵。慮其爲梗。乃使其族長朱爾空額等諭之。布朝廷威德。示以禍福。令與鄂羅斯絕。鄂倫春部衆咸感悟。遂殺鄂羅斯四十餘人。送其首爲驗。公厚賞之。則復殺二十餘人。自是鄂倫春與鄂羅斯相仇。而我兵進取無復卻顧矣。公以事聞。二十三年。遣兵取恆滾河。鄂羅斯遁去。進至圖庫兒河。獲四十七人。送京師。是年。誥贈公三代。二十四年。公率兵取雅克薩城。先遣精銳擊其哨兵。盡擒之。大軍猝至城下。用礮急攻。聲震天地。守將厄里克賽莫知爲計。遂以城降。而鄂羅斯於是失其險矣。捷聞。上大喜。顧念鄂羅斯大國。未可猝滅。兵威已振。更欲以德柔服之。遂釋厄里克賽回國。二十五年。厄